

## 是“助手”还是“对手”？

### ——看老中青三代作家如何玩转 DeepSeek

#### 【圆桌读书会】

主持人

聂晶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对话嘉宾

许大立

77岁,作家、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名誉主席

吴向阳

59岁,诗人、重庆市作协诗歌专委会副主任

南凤子

38岁,儿童文学作家、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获得者



许大立



吴向阳



南凤子



####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聂晶

2025年, AI 写作工具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 不仅在科技圈引发热议, 也在文学界掀起了一场“创作革命”。本期“圆桌读书会”邀请了三位擅长报告文学、诗歌、儿童文学的老中青作家亲自下场, 聊聊自己用 DeepSeek “玩”出的新花样。

AI 写作究竟是创作的“助手”还是“对手”? 在这场 AI 与文学的碰撞中, 三代作家用各自的视角和方式, 诠释了 AI 写作的潜力与局限。他们的探索不仅为文学创作注入了新活力, 也引发了关于写作本质的深刻思考。

#### 缺乏灵气的流水线“工业产品”

新重庆-重庆日报: 我注意到最近三位都有玩 DeepSeek 写作的经历, 能聊聊天吗? 比如写了什么体裁的文字, 自己满意吗? 或者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效果?

许大立: 龙蛇相交的新春时节, 这世界忽然被人工智能大模型 DeepSeek 搅得地覆天翻。一时间网友文友给我定向投送帖子来, 说这 DS 如何了得如何神奇, 你们作家日子难过啊!

于是我就下载了 DS, 如法炮制。DS 果然神奇, 几秒钟就把文章写出来了, 可谓禀赋天成。然而, 必须选题准确、指令明晰, 它才可能在海量信息里搜索并组织语言, 形成你所需要的文字。一日, 江津一老友来电, 希望我能

为他的同门老乡、江津荷花米花糖创始人吴永富先生用 DS 写一篇“米花糖赋”。考虑再三, 还是决定试一试。拟定题目为《江津荷花米花糖赋》, 并附上吴永富、吴萍父女俩数十年创立发展荷花米花糖的基本情况, 指令用汉赋体裁。一分钟后, 竟然跳出了赋文, 读后大喜过望, 它用汉赋体裁写出了文采飞扬的好文章。我立马转发几个群征求意见, 居然获得高度肯定, 有文友甚至说“以赋为生的写手们失业了”。最高兴的是吴家父女, 来电致谢, 并强调必须付酬。我笑曰: “DeepSeek 不收钱, 实在要付, 给几包米花糖就好!” 此后我又用 DS 写了几首新诗, 说实话也在一般水平之上。虽然没有诗人所作灵动有感, 但是某些句子还是贴近生活有哲思哲理的。

新重庆-重庆日报: 许老师真是与时俱进, 如此迅速地已结合人工智能把文字转化成生产力了。另两位作家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体验故事吧。

吴向阳: 我的朋友李元胜是诗人, 也是工科男, 他对 AI 和 AI 写作有心得, 他的话我信。他说, DeepSeek 写的诗, 现在超过 80% 的初学者, 几个月后能超过 99% 的初学者。这是他一个月前说的话。他还说, AI 写诗达到文学杂志的发表水平不是问题。我以为, 用“初学者”三个字, 他是违心的——他怕冒犯活跃着的众多诗人, 稳重是他一贯的风格——就像阿尔法狗能赢 99% 的围棋初学者一样, 那是在侮辱工程师。他对 AI 文学潜力的判断, 我原

则上同意。

南凤子:

第一次看到 DeepSeek 的文学作品, 是在一个文学群里。有人发了它写的一篇关于某个城市的赋。我不由得来了兴趣, 打开一看, 发现这篇赋辞藻华美、用典丰富、结构完整、中规中矩。然后, 又开始读第二遍、第三遍, 却感觉这篇赋不对了。它没有大气磅礴的气势, 没有赋体带给读者的那种心灵震撼。它不是那种具有“人人笔下无”的唯一感的手工艺品, 而是“流水线”生产出来的让读者有似曾相识之感的“工业产品”。

为了印证这个看法, 我请 DeepSeek 写了一篇主题是母爱的散文。它用了 13 秒写出了《母亲的手》。这篇作品以“手”为线索, 串联起母亲缝衣服、煮馄饨、做茶、写信等生活的小细节。写法也中规中矩, 文从字顺, 从章法上来看是挑不出什么毛病, 但是它太四平八稳了, 没有一种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具有的陌生感。它营造的温馨感是苍白的, 读者难以产生代入感。作品中的小细节像积木一样搭建, 没有一根以真情实感编织而成的文脉一以贯之。它是塑料做成的仿真树, 不是以浓烈情感浇灌而出的——摇树干而树枝动、树叶舞的真树。

#### 和 DeepSeek 做“反向朋友”

新重庆-重庆日报: 三位的体验

感都很有趣, 那么对于文学创作中融入 AI, 你的个人感受是什么? 它是助手还是对手, 或者说如何和它做朋友, 与它合作?

许大立: 不必讳言, 其实在 DS 大神降临之前, 我的写作偶尔也用到了 AI。比如在撰写时, 就用过“文小言”查过资料, 写过演讲稿提纲。我感觉应用文、某些文科论文是可以使用 DS 来作为参考的, 但他们能提供的都是概括性的条条框框, 必须融入自己的观点和个性语言和独有的细节。

写小说、报告文学等体裁的文学作品, 我个人以为, DS 是难以胜任的。因为他们只能编造故事的框架和大致走向, 对于人物的内心活动乃至千变万化的生活以及细节对话等, 它们无法去描写, 生活中的故事常常超越作家的想象力。

所以, AI 介入写作只能是一种工具, 操盘手还是得写作者本身。你要在写作中训练它、培养它, 才能写出有文学性有个性的作品, 而不是简单粗糙的文字组合。我是不写赋和古体诗的, 我目前没有危机感。

吴向阳: 汉语是一种成熟的语言, 百年新诗是一种成熟的文学样式。诗歌美学也已成型, 在近三十年没有闪现新的思想。诗歌技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令人眼花缭乱的

创新之后, 没有出现有价值的新招式。可以说, 成熟的材料、路数、标准、范式为训练 AI 写作提供了相当完备的条件。以当下 AI 的学习能力, 在短时间内汇集并熟练掌握各个年代、各种路数的诗人的写作技巧, 写出中规中矩的、“像诗”的诗歌作品, 是不难的。

在我看来, 诗歌是诗人情感能量的转移, 诗人“发乎情”, 经由灵感的催化, 巧遇最合适的表达方式, 固化到文字上, 成为诗歌作品, 对于写作者来说, 这个过程带来的愉悦和成就感, 是最为珍贵的体验, 也是众多诗人坚守写作的基本理由。而带着诗人独特体验和独特表达的作品, 获得认可, 那是诗歌进入文化消费市场的额外价值(当然也是重要的价值)。AI 诗赋, 或者让 DeepSeek、豆包等大模型辅助完成的诗歌作品, 对于写作者来说, 只是一件单纯的流水线产品, 无法提供最值得拥有的精神价值。

南凤子: 文学作品的艺术性, 与感觉的独特性、情感的独特性、语言的独特性密切相关。而这些从 DeepSeek 目前的表现看来, 还达不到。我们和它怎么做朋友呢? 我觉得可以做“反向朋友”: 与 DeepSeek 写的作品“背道而驰”。

一部作品, DeepSeek 这么写, 作

#### 【百本好书送你读】

## 《瓠家花园》: 南京历史缩影与我们共同的人性



■周航

叶兆言长篇《瓠家花园》2024年9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迅速引起文坛关注, 位列素以“文学性、权威性、独立性”而闻名的收获文学榜第二名, 也被推选为我市“百本好书送你读”1月推荐书目。

《瓠家花园》始终贯注着一种克制、难言而又挥之不去的悲感与忧伤, 读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故事以南京老城南曾经赫赫一时的瓠家花园为背景, 通过叙述几户普通人家大半个世纪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 描绘了一幅令人扼腕的人世画卷, 谱出又一曲令人唏嘘的“人间词”。其中, 瓠家后人中民有和天井父子、独立养育5个女儿的李择佳、保守的老知识份子费教授、国民党军官遗孀江慕莲、命运多舛的阿四阿五等, 他们让已经败落不堪的瓠家花园又氤氲起浓盛的人间烟火气。

有人赞誉叶兆言的《瓠家花园》是一部发生在南京老城南的《人世间》。小说无论是在时间跨度(1954—2019)上的宏伟结构构建, 还是对社会历史与丰富人性的深度挖掘, 都表现得游刃有余和真挚深厚。尤其是小说对中国当代不同历史时期时代轨迹的真实描绘, 以及深沉而真诚的人生态度与历史使命感, 都足以令读者折服。叶兆言声称这部小说是写给女儿的, 即便作者有如此初衷, 其意义也早已溢出预期。

作者真实描绘时代轨迹, 一是通过显性的年代线索, 二是通过有时代性

的符号, 三是年代和事物背后的人、事交织。通过年代来表现时代轨迹, 这形成了小说叙事的基本结构框架。每个年代独立成章, 年代后有类似于副标题的提示, 比如“第一章 1970年 祖宗祠, 天井混沌初开”。所以从节奏来看, 从第一章到第七章, 基本上呈起伏往返的推进状态, 第七章至终章, 回归年代线性顺序叙事。这种直接以年代交错来牵线的写法似乎并不常见。读者可以轻松抓住某条线索, 又避免了平铺直叙的平淡, 从而给人以抽中见巧之感。作者善用时代性符号来与时代互文, 比如“蝴蝶牌”缝纫机、邓丽君歌曲、气功热、下海、女排热、电视剧《红楼梦》热播、BP机、房价暴涨等, 这些都能让读者会心一笑地产生共情。实际上, 作者的人生态度往往寄寓在笔下的人物身上, 任何有责任感的作家都有为时代立传的初心。叶兆言以极为细腻的笔触塑造了一群人物在中国当代不同时期的命运沉浮, 这体现了他严肃而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尽管他表明这部小说是写给女儿的, 但恰恰又体现了他的这种使命感, 因为“女儿”就是下一代的代名词, 写给女儿, 就是要把大历史真实地告诉下一代。

小说叙事的真谛是事随人走, 而非人随事动, 一切文艺创作中人是为核心的存在。比如小说中的年代顺序, 就不是为事而安排的, 而是因人物命运和性格发展的需要而设计。所以《瓠家花园》最大的价值是对人性本真的挖掘, 以及表现不同时期真实的人性渐变。

可以说, 《瓠家花园》中每个人物都是立体、鲜活与真实的人。小说一开始就讲述少年瓠天井误祀祖宗祠, 看到都银花与奎保男欢女爱的场景; 天井一生对阿四真情相待, 对可能不是自己骨肉的瓠达也尽心抚养, 不管阿四如何任性, 他也都是逆来顺受, 而且无论时代变化, 他都不改憨厚本性。这难道不是作者所暗示的一道人性的曙光? 天井的父亲民有则不同。他年轻时风流潇洒, 颇有女人

缘, 善良、好学、有才却不安分。他的性格是含混却真实的, 也最能体现历史和人性的扭曲变异。从民有、天井父子身上, 读者能看到作者对历史和个体的态度, 情感节制却让人内心波涛汹涌。

人性的复杂在留过洋的费教授身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公正、理性、善良、乐于助人, 也多疑、犹豫不决和见风使舵, 传统和现代文化的矛盾在他身上有着充分的表现, 也切开了特殊时期一个独特的人性视角。他还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性人物, 民有、江慕莲、李择佳等人因他的存在而让故事得以流动、多彩而合理。

作品对女性多持宽容与理解的态度, 给了江慕莲、李择佳、阿四、阿五等巨大的叙事空间, 同时也给了她们无限的人性松紧度, 客观冷静的叙述让读者难以看出臧否。江慕莲为了几个男人做靠山不得不动动小心思; 李择佳发现民有的钱不干净而拒绝下嫁; 包括于静在内, 读者从她们身上都能读出各自的不幸和无奈, 写她们身上能够看到的只是人生、人性的冲突与交融。

作为曾经的先锋作家, 南京文学代言人的叶兆言, 其小说的叙事风格和艺术价值无须再做肯定性的评判, 不过新作《瓠家花园》还是能让读者眼前一亮。一是小说善于设悬念、埋伏笔, 比如阿五精神失常后的失踪以及分尸案, 就很吸引读者读下去。二是小说中很多悬念并非都有下文或交代, 费教授与江慕莲之间、李择佳与瓠民有之间、奎保与都银花之间, 阿四的孩子和都银花的孩子到底是谁的? 阿五失踪20年期间到底经历了什么? 有些读者能猜到, 有些则完全是空白。二是作者写的是南京老城故事, 但当读完后会你猛然醒悟, 里面的人物或许就是你自己或你身边的人, 小说里的故事我们很多人都似乎经历过, 无论是关于历史的还是人性的。原来, 叶兆言在《瓠家花园》中写南京、写历史、写人身上, 也在写“我们”。

## 《血与蜜之地》: 在历史“骨折”处聆听文明的心跳



■蒋敬诗

当 DeepSeek 所代表的 AI 日益占据我们生活的时候, “抵达”好像不再是一种理所当然。在自媒体肆意篡改记忆的狂欢中, 非虚构社会性写作成了我打量世界的一把量尺。就如我喜欢旅行, 但不喜欢旅行成为景观社会的同谋, 不喜欢抖音网红为了流量的猎奇凝视。于是刘子超的《血与蜜之地: 穿越巴尔干的旅行》就出乎意料地击中了我的心灵。在我看来, 这不仅是一部旅行文学, 更是非虚构社会性写作的杰作, 本书以知识分子的冷峻目光解剖文明断层, 在东欧的迷雾中开辟出一条介于游记与史论之间的险径。

巴尔干, 这个我们从初中地理就开始熟悉的名字本身就带着某种宿命的意味。这片面积仅相当于中国四川省的土地, 却浓缩了整个欧洲的文明冲突史。奥斯曼帝国的铁蹄、奥匈帝国的野心、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 都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 “巴尔干不是一个地理概念, 而是一个历史概念。”本书以巴尔干半岛为核心, 记录了作者跨越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黑山、波斯尼亚、塞尔维亚、科索沃地区、北马其顿及希腊等国家与地区的旅程, 覆盖 23 个城镇, 展现这一“欧洲火药桶”复杂的历史、文化及人文风貌。书名“血与蜜之地”源自巴尔干地区的历史隐喻——既象征资源丰

饶(蜜), 也暗喻战争创伤(血)。书中通过双线叙事结构展开: 一条是作者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出发, 穿越巴尔干最终抵达雅典的地理旅程; 另一条是与当地人的深度对话, 揭示这片土地上的宗教冲突与历史纠葛。

在巴尔干的旅途中, 作者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这些人的故事, 构成了本书最动人的部分, 正如作者自己所言, “我并非学者, 而是怀揣一颗作家的敏感之心, 以探寻的视角, 带领读者一起深入陌生之境。如果说, 一路上的城市和乡村是点, 我的行走是线, 那么我在旅途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就是写作的主轴。”于是我们看到, 一个克罗地亚女孩与塞尔维亚男孩的爱情悲剧, 一群斯洛文尼亚诗人在废墟上的朗诵, 一个波黑战争的幸存者, 在萨拉热窝开了一家咖啡馆, 试图用笑容抚平战争的创伤……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巴尔干的命运。书中人物群像丰富, 他们的故事交织成巴尔干的生存图景, 爱与恨、和平与战争、希望与绝望, 总是如影随形。就像书名所说的, 那里既有“血”的残酷, 也有“蜜”的甜美。

毕业于北大中文系, 且当记者多年的刘子超, 致力于用非虚构社会性写作观察世界, 他之前的作品《午夜降临前抵达》《失落的卫星》我都很喜欢。《血与蜜之地》被视为《午夜降临前抵达》的续篇, 两书相隔 10 年, 分别聚焦中欧与巴尔干, 构成作者对欧洲腹地的完整观察。他的笔触始终保持一种克制, 不煽情, 只是默默地记录。萨拉热窝街头的弹痕, 贝尔格莱德街头的涂鸦, 科索沃墓地里白骨, 都在无声地控诉战争的罪恶。作者没有回避这些血腥的记忆, 而是以一种近乎冷静的笔触, 将它们一一呈现给读者。当他在萨拉热窝的拉丁桥上丈量斐迪南大公遇刺的精确方位时, 测量

家就不这么写。因为目前 DeepSeek 写的作品是“华丽的平庸”“精致的俗套”, 而文学佳作借用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傅山的书法理论来说, 应是“宁四毋: 宁拙毋巧, 宁丑毋媚, 宁支离毋轻滑, 宁真率毋安排”。

#### 欢送一部分诗人离开诗歌

新重庆-重庆日报: 三位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人类写作的天然的不可替代性。如何自信地拥抱新技术, 创作更高质量的作品, 你有什么措施或建议?

吴向阳: “你在写”, 这就是一切, 至于是在 1% 之中还是在 99% 之中, 那是另一个维度的价值判断, 可暂且放下。那些因为“写不赢”AI 而退场的诗人, 那些借助 AI 谋求诗歌名声的人, 他们的出发点是错的, 行走的方向是反的。对于这些人, 我们列队、鼓掌, 欢送他们离开诗歌。

许大立: AI 是为人类服务的, 所以我们不必过度担忧。简单劳动它可以胜任, 复杂的生活它需要时间学习。至于作家或者诗人, 如果沦落到靠 AI 写作, 说明他已经油尽灯枯, 没有了创作灵感, 也难以指令 AI 写出好的作品。同时, 某些作者喜好 AI 写作, 似也没有违法, 只要不违背伦理道德法律良心, 自娱自乐, 你也无权干涉或者制止。是吧?

AI 不是敌人, 而是文学营垒里的助手和战友, 就看我们如何操作使用。某些技术性结构性资料性的问题它可以帮忙, 而写作如人物个性、生活化细节及心理活动等, 它是不能代劳的。此外, AI 写作者也可自成一体, 成立自己的文学社团, 不和现有大脑写作者混流。还可以出自己的刊物。AI 写作也会有好作品出现。

南凤子: 对于 DeepSeek, 作家不应该忽视它, 它至少告诉作家不该怎么写; 作家也别忘了它, 尤其是年轻作家, 长期使用它辅助文学创作, 可能会使自己的心灵触角退化。



电子书  
有声书  
扫码即可  
阅读、收听

近悦远来 书香重庆

书评投稿邮箱: cqrbdsb@163.com